

# 解密:长征途中的“年夜饭”怎样吃?

1935年1月29日,土城战役失利后,红军分3路纵队第一次渡过赤水河,进入川南。此时,距离农历春节不到5天,但全军上下没有一点过节的气氛。为了执行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,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川军苦战数回,战果甚微。川军顽固抵抗,中央军又尾追而至……所以,非但没有过节的气氛,全军上下还笼罩在一片失败的氛围里。然而无论什么样的氛围,大年三十依然如期而至。

2月3日(大年三十)清晨,浓雾笼罩着川南一带。至晌午,大雾散去,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大地,熨帖的暖意让大家一扫连日的阴霾和低落的情绪。在冬日暖阳下,官兵的精气神都自觉提升了不少。

部队行至叙永城外营盘山时,阳光恰好,而这营盘山上有一片橘林,又时值橘子成熟的季节,一派黄澄澄的丰收景象。走在前面的战士一看见顿时兴奋起来,喊道:“同志们,加油啊,到山上吃橘子去!”但立刻就被干部制止了,重申了群众纪律后,红军开始通过营盘山。山并不高,但却充满了诱惑。饱满的橘子一个挨着一个,压得树枝都快弯到地上了,那些成熟落在地面的几乎铺了满满一层,有些已经腐烂……穿行其

间的红军战士实在太想剥一个来解解馋、解解渴,但大家都自觉被纪律约束着。有个小战士忍不住从地上捡了一个起来,立刻遭到同志们的斥责。小战士无奈地掂了掂说:“嘿,不简单呐,肯定有6两多重。”说完,把橘子放下了。

模范执行群众纪律的部队井然有序地前进着。这一幕被三军团4师政委黄克诚忠实地记录了下来:“漫山遍野尽是橘树,枝头挂满了熟透了橘子,也不见有人采摘。”而随三军团行动的,后来任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更是给官兵讲起典故:在南方,春节时家里会摆些橘树盆景,寓意“吉”……

守纪律的部队自然会赢得民心。守林的老大爷看到大队军人过来,先是有点害怕。可是观望了一会儿,他发现连地上的橘子他们都不轻易拿,心里明白了几分。大部队过后,军委先遣队上来,守林大爷见到,便抬了一筐橘子非要送给他们,并告诉他们,这片橘林不是他的,他是穷人,只是受雇于地主守林子。

听他这么一说,红军进一步侦察得知,这片橘林属于当地一个被称为“张老爷”的大土豪,而此人是品行极差的劣绅……如此一来,这些橘子就成了“打土豪、分财物”的没

收对象。红军找来木板,写上:“这橘子林是土豪的,现没收。各部队路过这里时,应有组织地在指定地点采摘。”橘林被划分成了若干块,并专门留出了一块给当地群众……

这份意外的收获可算是大年三十部队置办的最大一宗年货,而且也开了个好彩头。摘下来的橘子很快也送到了随后而来的中央纵队。

早上9时许,中央纵队从宿营地摩尼镇出发。离开遵义前,机关进行了精简,中央纵队本部只剩300多人,带一个警卫营。然而,这些人里面有党和红军的首长、德高望重的老同志、中央机关的领导以及受伤后休养的高级将领。它是长征中率领机关所在纵队,也是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。这支数百人的队伍级别高,而且有老有少,所以行进中前前后后拉了几里长。通常这个纵队出发早到达晚,再遇上天气不好,战况不利时,往往又会意外耽误……

可这个年三十,中央纵队的行军非常顺利,经安吉亭、乐洼沟,走走停停约70多里,下午5时左右,先遣队的10余人就抵达了一个小山村。

村庄坐落在大山之凹,因有块硕大的石头像箱子一样矗立在村头,故名石厢子。又因东

南与贵州赤水、生机两地毗邻,西与云南水潦紧接,又称“鸡鸣三省”之地。村里有汉、彝、苗民族70户,400余口,村子虽小,但有条件的人家也“新桃换旧符”准备着过年。先遣队到达后立刻着手调查、宣传……很快,在辞旧迎新之际这个偏僻的小山村真正从骨子里开始旧貌换新颜:走访最困难的群众,调查当地剥削压迫人民的土豪劣绅,四处墙上写上红军的口号、标语……

在安顿和忙碌中,除夕的夜幕降临了。各个炊事班也开始忙着做“年夜饭”。红军在相对比较富庶的土城筹集了不少食物,到石厢子后又没收了当地民愤极大的彭姓、周姓两家土豪的粮食、财物和年货,这些东西先由穷苦乡亲分享,之后没收委员会再根据需求分配。而驻守在离石厢子10多里的前卫红一军团将吴桥镇团总吴联山家的肥猪杀了,选了部分精华送到了中央纵队。

“有米”自然好做炊。专门负责军委首长伙食的军委三科炊事班做出了一顿“丰盛”的“年夜饭”:油亮亮的腊肉、肥瘦相间的红烧肉、水卤的大肠……做好后分送到各位领导人住处。住在肖有思家的毛主席比别人特殊一点——多一份辣子。而穷苦的群众则集中在坝子上吃

了这顿“开心饭”。不过,军委的领导人们心思都不在“年夜饭”上,匆匆吃完后,就集中到了没收委员会所在处——村民王连山家里开会。

会议的议题有三个: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、中央苏区的问题、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……会议从傍晚开到第二天凌晨,当雄鸡啼鸣,东方发白时,疲劳不堪的领导人们也许没有意识到,他们以这种方式“达旦不眠,谓之守岁”。当然,“守岁”成果是显然的。当晚中革军委致电各部队:“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进行行动,特改定分水岭、水潦、水田寨、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。”此电说明,中革军委已决定避开强敌,放弃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。此外,在这个大山深处,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,还对遵义会议没有明确的组织问题进行了分工:由洛甫(张闻天)接替博古(秦邦宪)在党内负总责,由毛泽东、周恩来负责军事。第二天,也就是大年初一,装着公文、象征着权力的那副担子从博古处挑到了洛甫处——完成了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领导权交接。

中央纵队在石厢子休整了一天,初二凌晨,又继续踏上了征途……

(据新华网)

历史上的“吃喝风”:

## 穷奢极欲的吃喝能让一国灭亡

中国的“吃喝风”古已有之,穷奢极欲的吃喝能让一个国家灭亡,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夏代最后一个国君桀,《烈女传》上说,他“为酒池可以运舟”,令三千人作牛饮,“醉而溺死者,妹喜笑之以为乐”。可是好景不长,商汤兴师问罪,夏亡商兴。商代末年,商纣步夏桀的后尘,在沙丘大筑苑台,以酒为池,悬肉为林,使男女裸奔其间,作长夜之饮。商纣王的行为使民怨沸腾,诸侯叛离,终于为周武王所灭。

唐玄宗也是一个骄奢淫逸的皇帝,据《明皇杂记》记载,他的几个女儿都非常讲究吃喝,为此李隆基特地派了一个太监李思艺任“检校进食使”,专门管理她们的吃喝。“水陆珍馐数千,一盘之费,盖中人十家之产”。杨贵妃的父母兄妹,更是挥霍无度,凡豪华御食,以及国外进贡的珍稀美味,均赏赐给杨国忠等人,“黄门飞不动尘,御厨络绎送八珍”。一个好端端的“盛唐”景象,就这样在奢华中衰败下去。

明朝更是一个吃喝成风的时代。大奸臣严嵩和其子严世蕃生活奢华,后来被抄家时,从家中抄出的金酒杯、酒盅、酒缸的重量,就不下17000两。据《枣林杂俎》记载,万历中某侍郎收受辽东都督李如松送的人参,“重十六斤,形似小儿”。这么大的人参,李如松也不会是掏钱买的,腐败之风也够严重的了。(据新华网)

“一代宗师”之外真实的叶问:

## 常以饮茶麻将为乐

叶问幼时天资聪颖,然体弱多病。7岁时,佛山咏春拳宗师梁赞的弟子陈华顺租用桑园设馆授徒,叶问便有幸拜其为师,学习咏春拳术。

当时陈华顺年事已高,对此年幼弟子极为疼爱,自收叶问为徒后,则不再接受任何人士拜门学技,叶问成为陈华顺的关门弟子。陈华顺逝世后,叶问再随师兄吴仲素钻研拳技。

1917年,叶问远离佛山,赴港求学外文,随梁赞的儿子梁璧习武3年,尽得梁赞仅有的几位弟子的咏春精髓,又直追师祖咏春之神韵,因而当他再回佛山时,包括吴仲素在内的同门诸弟子在拳艺上都远逊于他。

民国政局稳定后,叶问自香港返回佛山,先任职佛山侦缉大队书记,后从伍蕃任广东防务稽查长。期间教授朋友及下属咏春拳,名闻佛山。

当时佛山每年都流行“秋色”游行盛会,以展示特殊的民族手工艺,每年游行都是人山人海,更有来自外乡的游客。据《秋色》游行中,叶问与表妹数人一起观赏“秋色”游行,突有一便衣警察上前欲对其表妹动手动脚,叶问以惯用的咏春拳手法,来个摊打齐发,即

见对方当场应声倒地。对方气急败坏,起身拔枪,叶问转身握住对方的左轮手枪,并以其大拇指的力量,直压左轮手枪的转轮,竟然把手枪枪芯压弯,使其不能发射,一时在当地传为美谈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日军于1938年攻占广东佛山,叶问的过人功夫早被日本宪兵队闻悉,欲邀请其担任宪兵队的中国武术教练。一向抱守民族正义的叶问,当然拒绝日本宪兵队之请,日本宪兵队在盛怒之下,指派武术高手与叶问比武,言明如叶问打败则听命差使,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,叶问只好接受比武。叶问用咏春拳,迫使对方突然失去重心,对方虽未中招,却是败相毕露,但叶问及时收马,跳出比武场。

比武后的叶问,担心激怒日本军阀,暂离佛山,暗地从事抗敌工作。而对于影视剧中的叶问教训外国人的镜头,据叶问儿子叶准回忆:“真实历史中,父亲并不愿意跟日本人接触。打西洋人也不是真的,父亲生前总是尽量避免跟人武力相向。”

因当时叶问不与日伪合作,导致生活艰难,故在1941年~1943年间曾借佛山永安路的“联倡”花纱店,在晚间教授友人及下属咏春拳,

收得一批门徒。抗战后期,“联倡”停业,叶问便迁到徒弟郭富家居住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,叶问虽有一身武功,却放弃设馆授徒,在佛山曾任警察局刑警队队长,后升督察长、代理局长,曾亲手侦破佛山沙坊之劫案,并在升平路升平戏院内亲擒劫匪,更得上级赏识,在广州市担任南区巡逻队长一职。

1949年,叶问经澳门来到香港投靠表姐。来到香港后,经好友介绍,叶问认识了武术爱好者梁相。梁相即行拜师学技,并请叶问在九龙的深水湾九港九饭店职工总会公开传授,时所学者不到10人。后由于叶问名声越来越响,求学咏春拳技者不断,叶问再三迁换场地于九龙利达街、李郑屋村、九龙兴业大厦,并分出晚间若干时段,到香港荷李活道执教,使咏春拳技推遍香港的每个角落。在众多徒弟中,最为出名的当属著名功夫影星李小龙。1954年,李小龙在利达街武馆内拜入叶问门下学习。

精通武术的叶问却并不喜争斗,淡泊名利,空闲多以饮茶、麻将为乐,还喜欢观看斗蟋蟀、斗狗,自在地享受着平常人的生活。1972年12月,叶问在香港病逝。

(据新华网)